

中国红十字会里程(上)

◆ 杨津涛

创办医院救助伤兵

国际红十字会在1863年成立于瑞士日内瓦,初名“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”;次年12个创始国签署了《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》,立意在战争时期为双方伤兵提供不分彼此的救助。中国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组织是在同治十三年(1874年),当时中日两国在台湾发生冲突,上海的《申报》与《字林西报》讨论了伤兵救助问题。

光绪二十年(1894年),甲午战争爆发,在华的西方外交官、传教士、商人等自发组织了红十字医院。清军体制还处在前现代,军中缺少专门的医疗机构,因此这些外国人担负起了军医的职责。东北辽阳地区的联合长老会在营口创建红十字医院,开始时中国士兵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,心存疑虑,但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个从医院痊愈,使得越来越多的伤兵主动向外国医生们求助。到后来,清军甚至和红十字医院建立了联系,为后者提供必要的帮助。

曾在东北救助伤兵的戴理医生统计,1894年12月营口仅有红十字医院一家,但到了第二年4月,这个数字就上升到四家,前后治疗中国伤兵上千名。营口率先行动后,烟台和天津等地也都建立起红十字会医院,收治从东北撤下来的伤兵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日本红十字会组织“赤十字社”随军出征,他们不仅治疗日军,也在中立的原则下,对中国军人和百姓施以救助。

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结束,但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红十字会的作用。不久孙中山翻译了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;《申报》发表《创兴红十字会》等文,力陈创建中国红十字会的必要性。中国商人和官员中的有识之士也都为此上书朝廷。

“山寨”机构渐获国际认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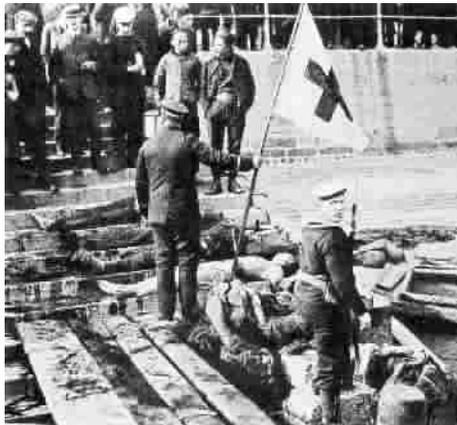
红十字会在中国扎根是源于另一场战争,即光绪三十年(1904年)爆发的日俄战争。中国虽在这场自己国土上的战争中宣布“局外中立”,但炮火无眼,东北百姓流离失所。如果中国政府施以援手,那就有破坏中立的嫌疑,因此需要一个在政治上处于超然地位的组织出面,红十字会恰好满足了这个条件。

红十字会在中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,政权几经更迭,其与政府间的关系也一变再变。不过但凡有战争、有灾荒的地方,都会有红十字会的身影,历史上曾积累下很好的声誉。回顾一下红十字会的管理模式与慈善活动,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。

时为上海记名海关道的沈敦和曾留学剑桥大学,熟知西方事务,他率先倡议以“万国红十字会例,力筹赈救北方难民民人策”。1904年3月,沈敦和、施则敬等二十余人发起建立了“东三省红十字普善会”。当日除了商讨筹款方法外,特别强调要“赈抚兼施,医药互治,用符西国红十字会之本旨。”这个组织虽以“红十字”为名,却是中国人自己挂牌子的山寨机构,没有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,日俄两国都不买账。

沈敦和于是找到在晚清负有盛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,请他帮忙。后者出面邀请在上海的各国士绅,拉起一个国际性的组织,使交战不能不给予其中立地位。“东三省红十字普善会”由此改为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”,中、英、法、德、美五国代表都参与了进来,在全部45名董事中有中国人10名,外国人35名。

李提摩太在成立大会上说:“设局之意,首在筹款。唯所筹之款,并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。且将来拯救难民,不分中外。”做慈善活动没有钱不行,他们在《申报》刊登劝募广告,一个月内就收到来自各方的捐款近十万两,既有来自民间的小额捐助,也有清朝地方政府的拨款,而盛京将军增祺一人就拿出一万两



■ 一九一一年,辛亥革命期间,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运送遇难的革命党人遗体

来赈济自己辖区内的百姓。

打仗的地方在东北,红十字会却在上海,如此必然难以达到救济灾民的目的,因此设在牛庄(位于今辽宁省的南部)、山海关等地的分会相继应运而生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战区发放粮食、棉衣、药物,广设粥场,救济百姓。将中国百姓送出日俄交战地区也是红会的一项重要工作,通过赠送车票、补给路费等措施,共使13万难民成功“出险”。战后统计显示,东北地区有46万余人受惠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。

清政府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支持的,不仅曾拨银十万两,还命驻英使臣张德彝在瑞士日内瓦签署了《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》,以政府名义加入国际红十字协会,获得了正式创办红十字会的资格。

在天灾人祸中穿梭

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因日俄战争而出现,1907年战争结束,它应该何去何从?经报政府许可,其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,排除了外国董事,成为中国自办的红会组织,有官方身份的盛宣怀被推举为首任会长,同时将会名改为“大清红十字会”。总会也从上海迁往了帝都北京。

4.发现远处好像有一艘船

“唉!”水波忍不住哀叹一声,“不该乘这条破船。”“不该?水小姐,”罗全布冷冷地说,“别人好埋怨,你不行,你没资格埋怨。”“为啥?”水波侧目。“这船的一次性适航证是你去通路子搞出来的呀。没有适航证,‘罗马人’能出港吗?”罗全布直奔主题,击中要害。“这——”水波一愣,随即反唇相讥,“不错,是我去搞的,可我是拿着你签字的适航申请书去搞的,没有你船长的签字我再有本事也不行。”“这——”这回轮到罗全布语塞。

“你俩到底怎么回事?”朱海根问。“我——”罗全布一时不知如何作答,水波也不知怎么说。“不瞒你俩,对此我心里早就有疑问了。”朱海根说,“好歹我也跑了几十年船,旧船、烂船见过不少,没见过像‘罗马人’这么破旧的。可罗船长,在航运界你德高望重,既然你签字认可,我也就没说的了;再说水小姐也弄来了适航证,合法航行,我更没说的。可我心里一直觉得这当中有猫腻。从你俩刚才的话语中我听出因头。看来你们肯定有秘密。”他顿一下,“如今船也沉了,事情到了这一步,你俩能否透露透露,说说真相?让我死也瞑目。”“对,说说。”水手长欣荣坐正身子,“都到这个分上了,再不说啥时候说?”“死到临头了。”瘦弱的轮机长说,“咱们有权利知道真相。”

沉默。救生筏里的空气霎时凝固了。印度洋在咆哮。“哗!”一个浪头将救生筏高高托起,随即又扔下,人们左右晃荡,但视线都聚焦在罗全布脸上。沉默,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罗全布脸涨得通红。蓦然,他哭喊着:“我该死,我对不起你们,对不起死去的船员兄弟。”说着边哭边抽打自己耳光。罗全布讲述了接受老板辛运贿赂,篡改船舶数据,在适航证上签字的情况。“你……”朱海根瞪目结舌。“原来如此。”欣荣恍然大悟,愤怒地说,“无耻的贪婪毁了大家。”

晨光曦微,天还未大亮。罗全布和朱海根仍半躺半坐,双眼紧闭,纹丝不动,眼下最要紧的是节省体力,少动少说话。

欣荣看看手腕上的表,4点50分。他睡

绝响:永远的邓丽君

姜捷



来,她每天都有“特权”喝上一杯用一整个鸡蛋冲出来的蛋蜜汁,兄弟从来都没有馋嘴而抗议过,他们觉得对她好是应该的,因为,全家就属她最辛苦啰!

葛乐礼台风肆虐台湾时,芦洲淹水淹得非常厉害。邓家那时住在中路村中路一〇九号的眷村房舍,一下子水势就蹿到门楣,全家都爬上离地比较高的小阁楼去。邓爸爸拼命顶着门,不让水冲进来,邓妈妈忙着收拾仅有的一点家当,三个哥哥就负责保护邓丽君,几个孩子一个都没有哭闹,全家人安安静静地紧紧依靠着,守在一起,度过危难。这让她小小的心灵意识到:家,是最重要的,一家人守在一起比什么都好。日后,尽管她旅居国外各地,每年过年过节总是尽量赶回家和家人相聚相守,直到她过世的那年春节,都是在家人快乐度过的。

水患过后,家家户户在等待芦洲乡公所发给救济粮,邓爸爸还去帮忙发,几个兄妹就乖乖在家拖泥巴地,收拾残破、清理垃圾。邓妈妈看在眼里,安慰在心头。这个偶然的意外,触发她想为家人买间好一点的房子的心愿,而且要住得高一些,以免淹水。等到邓丽君的收入刚刚好有能力可以买房子的时候,邓家就在北投丹凤山附近,买下邓家生平第一栋房子,全家人搬离芦洲。

邓妈妈说,有自己的房子真好,那种有一个家的归属感是无比幸福的。她们不论跑歌厅作秀到多晚,母女俩一定赶回自己的家,鲜少在外投宿旅馆。邓妈妈回忆:“这一辈子,丽君对家里真是没话说,而我这做妈的,却始终都没有当面好好谢过她,她走了以后,我只要一个人在家,看到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是她的影子,她买的房子,我身上穿的衣服,晚上盖的被子,甚至家里用的杯子都是她买的,就特别想向她道谢,可是,她听不到了……”

买房子,因着实用,成了邓丽君自然而然运用的入门理财观。她不玩股票、不投资生意,有了足够的钱就是买房子,而且偏爱地势较高的,之后在香港赤柱(让属龙的她可以盘柱而上),在新加坡、在法国巴黎、在美国比佛利以及台北,她买的房子都是高高在上,也许就是小时候那次台风阴影所造成的影响吧!

不着、也不想睡。新的一天开始了。今儿是第几天?他转脸看着用红色记号笔划在救生筏舱壁上的条条,这是他的作品,每天清晨画一条。他默数着:1、2、3、4、5,今天应该是第6天了。他透过救生筏门洞,静静地望着外面。海水和天空是黛色的,洋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,像轻纱,似雾霭,游移、飘忽,捉摸不定。

欣荣失神地望着海面。蓦然,他发现远处好像有一艘船。他以为自己看花眼,使劲揉揉眼睛,再看,确实是一艘海轮,而且似乎正向他们驶来。“船!船!”他不由喊起来。“在哪?在哪?”水波睁眼紧张地问。罗全布和朱海根也都睁开眼睛。“那儿,你们看。”欣荣手指前方。“是的,”水波兴奋。现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有船发现并救助他们。“不要是索马里海盗船呵。”水波又胆心,这是索马里海盗活动区域。“即使是海盗也无所谓。”欣荣说,“管他谁,只要能把我们救出去。”“救你上岸后要赎金。”水波担心。“那怕啥,”欣荣呵呵一笑,“咱们揽缆绳、踩甲板的,怕啥?要付赎金也是船公司老板的事。”“阿欣说得对,”轮机长朱海根说,“任谁都行,只要能救咱们救苦海。”

罗全布眯着老花眼,细细辨说,说:“不像海盗,是条集装箱船。”“那就快放救生火箭,”水波提议。“等等,让它再靠近些。”罗全布想起前几天放掉的几支火箭,当时救生筏与对方船的距离尚比较远,火箭白浪浪费。

集装箱船向他们驶来,距离一点点缩短。“放火箭,快放。”水波迫不及待。“阿欣,还有几支火箭?”罗全布问水手长。“总共六支,已经放掉五支,剩下最后一支。”“这条船离我们很近,”水波请求,“机会难得,船长,放吧。”罗全布观察一下,距离确实比刚才近了,大约1海里,应该说比较近的,他下定决心:“好吧,阿欣,放!”

欣荣取出最后一支救生火箭,举起来,拉动点火索,滋!火箭冒出火星嘶嘶作响,随即冲向空中,粉红色的镁光信号缓缓旋转然后飘落,在空中留下一缕缕白色烟雾。四个人睁大眼睛,现在他们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这最后一支火箭和眼前这条船上。

印度洋的承诺

张士敏

